

金松岑先生行年與著作簡譜

楊 友 仁

吳江金松岑先生學行紀略

吳江金天羽松岑（1874—1947）先生，其學行之大者，武進徐哲東（震）先生所撰之《貞獻先生墓表銘》及其族弟立初（元憲）先生所撰之《伯兄貞獻先生行狀》（并刊《天放樓詩季集》），皆有所記焉。《行狀》有言：“先生於學，早歲雜縱橫術，好擊劍馳馬，高談兵略，通習音律繪事，才氣踔厲，務振拔斯世間；後稍涉獵史籍掌故，考驗圖志，用河渠干顯要¹⁾；退而治經，稱弟子於吳縣曹復禮（元弼）先生之門，專受《易》、《三禮》學，兼究佛老氏書，主修身治國，該內聖外王之用，凡三變而愈醇”。然而未概也，蓋讀先生之書者，多稱其中年以後之詩文，而不言其少作；多詫其歌詩、文章之盛，而忽其義理之充，吾於是而所有補述者也。

先生於人世間七十有四年，多經喪亂，激烈動盪，但其愛國之忱，為祖國謀其出路，民族求其生存，則無時或釋，與志士同其軌迹。綜其大者，約分三時期：曰南菁書院，曰辛亥革命，曰抗日戰爭。

其在南菁書院，正值洋務初開，義和團反帝勃興，戊戌變法之際，時代於少年詩人之影響豈淺鮮哉。天地大而交游廣，才學識三者於焉而宏廓，其反帝制、

1) 先生關於水利專篇有：

- (一) 《上諮議局請治太湖水利書》（1911年8月）
- (二) 《呈報奉令履勘江蘇運河水道利病情況統籌施工計畫概要文》（代全國水利局副總裁潘復撰，1914年）
- (三) 《鐵道與水利之關係》（1914年夏）
- (四) 《籌興江南水利應從測量入手案》（1916年秋，以上均收入《鶴舫中年政論》）
- (五) 《河套新編序》（1916年）
- (六) 《河套新編序》（代潘復撰，1921年，以上并刊《天放樓文言》）

爭民權、愛自由，殆或濫觴於是歟。潛心於西北邊疆史地，先後撰《西北輿地圖表》及《元史紀事本末補》等，有定盦、默深之遺緒，殆亦植根於斯歟。吾曰，此實為先生革命思想之蘊育期也。

其在辛亥革命前夜，清廷屢蹙於列強之侵陵，大廈將傾，正值“燈燭無光，但聞鼯聲，夜之漫漫，鷓且不鳴”之際，“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節龔定盦《尊隱》語）。易時，先生亦投袂而奮起，爭女權、爭自由而高聲大喊，曰：“女子者奴之奴也”（《女界鐘》）；曰：“吾不如磨刀於庭，積薪於巷，埋葯於城，取四萬萬奴隸之同胞，而自刃死、燒死、炸死之為愈，亦自由之血也”（《自由血》，并參見後附《簡譜》）。鬱悖之情，上冲雲霄，其氣概又為何如耶。吾曰，此實為先生革命思想昇華而至於白熱期也。辛亥革命後，先生處袁氏竊國、軍閥混戰之中，塊壘鬱結，寄之於山水，宣之於詩文紀傳。其詩，間有紀事之作，大多放情於山水之間，北登長城，南及海防，訪闕里之遺蹟，弔子陵之釣臺，皆有詩紀。自言其詩，於明遠、嘉州、義山、山谷數家詩功最深；“自清顧亭林、屈翁山以下無北面”（《行狀》語）。石遺先生評之曰：“才調縱橫，在畫家為能品”（《天放樓詩續集·陳序》）。其文，先生自謂淵源所自，乃胡稗威、龔定盦兩家；而太炎先生評之曰：“松岑之文，蓋抗志於古之作者矣，然其意氣駿發，常恐局促跬步之間，欲必恢恢以盡其才，故節制不能如汪（中）、李（兆洛）、視陳（子龍）、夏（完淳）則駸駸過之矣”；尤激賞其《讀五代史》諸篇，“極陳前事，以剗今茲之弊，明若燿火，效若著龜，豈所謂豪傑之文者耶”（并見《天放樓文言·章序》）。竊意，《讀儒行》一文，揭櫫“儒者明恥立節，而勇冠三軍之帥，修身俟命，而志氣塞乎天地，立天下之大節，儲天下之大業”，是為先生後期學行之張本，可與《讀五代史》等量而齊觀也。其在紀傳，《皖志列傳》一稿，先生嘗自負以比陳（壽）史，固先生平素研治左（丘明）、馬（司馬遷）、班（固）、范（曄）書之才力所萃者也。“於張廷玉、曹振鏞、孫家鼐、李鴻章等傳，可以察國勢盛衰之由；於朱元璋、年羹堯等傳，可以窺機權之用；於梅文鼎、戴震、姚鼐等傳，著一代學術文章之變；於黃生傳，尊其堅貞高蹈；於方苞傳，重其慷慨尚名節；於戴名世、孫學顏傳，表全上選之忠烈”；“列傳百數十篇，其叙事瞻博，文辭尤瑰放可喜，足以方駕歐（歐陽修）、宋（祁），陵躐蕭（子顯）、魏（收）”（并見《皖志列傳稿》徐哲東、李伯琦序文）。吾曰，此實為

先生由西方之激進無政府主義者遞變而為東方之儒者。²⁾然終不自頹廢，且嘗“痛自摧鋤任俠之氣，思為五經學究以自慰，竊以是為凜凜焉”（《天放樓文言·答孔笙三書》）。

其在抗日戰爭中，情景蓋如少陵之值安史之亂，麻鞋百結，幾不能以自給，然而不虧晚節。³⁾而憂國之心益切，反覆潛心於衡陽之《讀“通鑑”論》，婁東之《思辨錄》，探蹟經世之術，惓惓不忘於農耕水利之務，老而彌勤，思濟橫流。其所作《新樂府》六十二首（刊《天放樓詩季集》）及《匡荀》、《廣戴》（上下）、《廣戴釋問》等篇（刊《天放樓文言遺集》），多寫生民之瘡痍，多涉世運之隆替，視之為史詩也可，視之為載道之文亦無愧也。其道云何？曰：“慨然欲扶經心而執聖權，高舉天理以遏人欲”（《廣戴》上），其非宋季周（濂溪），程（顛、頤、昆仲），張（載）、邵（康節）之統緒者耶。吾曰，此實為先生遭國破之痛，顛沛流徙，思想經淬礪而重放光芒之期也。

嗚呼，先生一生，其學也，其行也，與時代之遞變，歷史之演進，若合符節，然而“高蹈不仕，豪貴者不識其姓名”（《天放樓詩續集·諸序》），晚景悲涼，終老於蘇州濂溪坊天放樓中，所遺者惟藏書滿屋，⁴⁾述作盈尺而已。或曰：先生於“經學一無所成”⁵⁾“或又怪其糅雜釋、老，援引百家，撿取西哲之言以翼孔、孟，為醇儒所不取”（《天放樓文言遺集·祁跋》），然而先生能自立崖岸，不摧不折，卓然成一家之言，於是，吾以先生贊東原之言以贊先生，其言曰：“東原，真天下之好也，不攀緣以自植者也，雖叢譏不懼也，才士也夫”（《廣戴》下）。

2) 先生晚年，庶與太炎先生同其歸趣。章先生晚年主講“章氏國學講習會”，收經授徒，“身衣學術之華袞，粹然成為儒宗”（魯迅先生語）；先生與印泉、石遺兩先生始終主辦“國學會”，倡導“明恥立節”之儒行，大肆力於詩文紀傳之撰述，“駁奪敦原，海藏壇坫，繼起主中原詞盟”（《行狀》語）。

3) 一九三八年，避亂居“孤島”，應聘光華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光華三年，常以裴氏行健之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諄諄誨諸弟子；弟子之受其薰陶者，率知夫大節之不可奪也。一九四一年底，日美戰爭起，上海租界破，光華解體，先生歸吳門，一九四四年，主江蘇省偽政者請先生修省志，雖貧終不出也。有《述志》一詩示友仁，詩云：“明月照積雪，炯然見吾心。吾心勵節概，七年成斷金。側耳聽風謠，風過宵籟沉。雄雞催天曙，推枕起長吟”（《天放樓詩季集》未收）。

4) 天放樓藏書，據云：於捐館後，介其門人潘光旦、費孝通兩先生之手，連同稿本，悉數轉讓於清華大學，想今尚在人間否耶。

5) 見沈文俛兄所撰《曹元弼“古文尚書箋釋”》一文（刊《文獻》1980年第三期）。轉引曹先生言：“及我門者，松岑（金天翻）最早，他才氣橫溢，長於文史；經學則一無所成。……”然而“一代之學術，其消長蕃變，雖聖者不能以逆度也”（《皖志列傳稿，戴震傳贊》），吾冀世之論者有所攷覽焉。

昆山小門生楊友仁謹撰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於上海

金松岑先生行年與著作簡譜

金松岑（1874—1947）先生，原名天翮，後改天羽，世居江蘇省吳江縣同里鎮。祖鳳標，父光照，母顧氏。配嚴氏，生樹深；繼配殷氏，生芳雄。孫同翰，孫女韻霄等。筆名，早年用：“麒麟”、“愛自由者”、“金一”、“K. A.”（或P. Y.）；中歲，自署：“金城”、“天放樓主人”、“鶴望”（或“鶴望生”）、“鶴舫”等。捐館後，門人上私諡曰“貞獻先生”。“貞者，正有幹也；獻者，賢而叡也”。其學友徐哲東（震）先生撰《貞獻先生墓表銘》（以下簡稱《墓表》）、族弟立初（元憲）先生撰《伯兄貞獻先生行狀》（以下簡稱《行狀》，并刊《天放樓詩季集》），及門王巨川（銓濟）先生撰《金松岑先生年譜》，未刊行，“文革”中，佚。

一八七四年甲戌 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合陽曆七月四日）生 一歲

前八年，孫中山（1866—1925）先生生。《中山全書·年表》

前六年，蔡元培（1868—1940）先生生。《民國人物傳》

前五年，章太炎（1869—1936）先生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一八八五年乙酉 光緒十一年 十二歲

師顧詢愚先生家詩，凡八年。顧先生，吳江諸生，詩在樊榭，歸愚間。《天放樓文言·二先生傳》友仁按：《天放樓文言·復齋先生遺集序》云：“天翮年十三，執贄詢愚（按：原作“虞”）顧師之門”。差一年。

一八九一年辛卯 光緒十七年 十八歲

補縣學官弟子，高等府試獲雋。《行狀》

十月，顧詢愚先生卒。《天放樓文言·二先生傳》

一八九二年壬辰 光緒十八年 十九歲

三月，師錢詞鏗先生學文，凡六載。錢先生，吳江人。光緒丙子（1876）科舉人，文特謹嚴尚義理。著有《聞妙草堂劄記》。《天放樓文言·二先生傳》

一八九三年癸巳 光緒十九年 二十歲

二月，父光照先生卒。《天放樓文言·穹窿夜笛圖記》

金松岑アルバム



四十歳



四十五歳



五十歳



七十四歳



蔣伯莊
(維喬·因是子)

金松岑

呂思勉
(誠之)

1941年除夕攝於上海

一八九四年甲午 光緒二十年 二十一歲

中、日戰爭，敗，訂《馬關條約》。

一八九五年乙未 光緒二十一年 二十二歲

六月，譯和文《摩哈麥德傳》畢。譯書之旨，其《自序》云：“吾恨吾國民之積弱焉，故譯此書，使知國家者以威力伴神聖而行；不然，其為塞種之續矣”《文言·摩哈麥德傳自序》

一八九六年丙申 光緒二十二年 二十三歲

就“同川書院”立講舍，曰：“自治學社”。又創設“理化、音樂傳習所”。《行狀》

一八九八年戊戌 光緒二十四年 二十五歲

江蘇督學使瞿鴻機札調先生赴南菁書院，任學長。在院，輯“西域兵事”補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未成。同年，清廷開經濟特科，瞿以先生荐，奉祖命辭。變法起，遂不赴院。居家改治元史。《文言·元史紀事本末補自序》友仁按；此與《文言·天放樓藏書自記》合。而《行狀》言“檄調南菁書院肄業，選充學長”事，提前七年，為一八九一年事，未悉何據？《行狀》所謂《西北輿地圖表》者，殆指所輯“西域兵事”以補顧氏《方輿紀要》者歟？

戊戌變法。先生有《暨陽秋感》及《政變》詩紀其事。《天放樓詩集》

三月，錢詞鏗先生卒。《天放樓文言·二先生傳》

一八九九年己亥 光緒二十五年 二十六歲

秋闈不第。

祖父鳳標先生棄養。《天放樓文言·天放樓藏書自記》

一九〇〇年庚子 光緒二十六年 二十七歲

義和團反帝運動起。

六月，八國聯軍侵華；次年，訂《辛丑條約》。先生有《呵壁》詩紀其事。《天放樓詩集》

踵“廣學社”為“同川兩等小學”，并斥資辦“明華女學”，“吾邑有學校自先生始”。《行狀》

柳亞子（1887—1958）先生，年十八，曾入“自治學社”。據鄭逸梅先生《南社叢談》。友仁按：先生曾云：柳為“同川兩等小學”畢業生。姑系於此。

一九〇一年辛丑 光緒二十七年 二十八歲

與金山高吹萬（1878—1958）先生訂交。據《天放樓詩集·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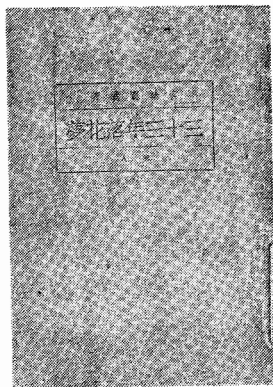
是年，重理《元史紀事本末補》。先，於一八九八年，曾補成二十四卷，上之瞿鴻機，因瞿於庚子（1900年）入京，未發還；越三年，就家存底稿重行釐訂，二十四卷外，復增補《陳氏（邦瞻）原目》四卷、《沿革圖》、《年表》、《世譜》各一、《經世大典圖考》、《和林考》、《太祖陵寢考》各一卷以上據《天放樓文言·元史紀事本末補·自序》。是書，錄成清本，呈長沙王益吾（先謙）先生，未經發還。《清三大儒學案》曾見清稿，但檢遺篋，無存焉。《鶴舫中年政論·王跋》是書，與《清三大儒學粹》，未梓行，藏於家。《行狀》

友仁按：《三大儒學粹》成於戊戌（1898年）之前，其《自序》（刊《天放樓文言》卷三）有云：“三君子者，曰衡陽王氏（船山）、崑山顧氏（亭林）、博野顏氏（習齋），既輯其書之精者，得一十二卷，名曰《三大儒學粹》”。著書之旨，《自序》有言：“吾於鼎革之際得三君子焉。讀其書，想見其爲人，蓋十年於茲矣。其人皆具曠世之才，耿介拔俗之操，艱貞蒙難，獨慨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後爲己任。……余之服膺三儒說焉素矣，其將何日復見貞元之會乎”三儒者實先生，生學行之思想基礎。其於亭林先生，則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雖微賤，不得位，處亂世，猶將肩各教之任，延人道於一綫，是吾志也”見《天放樓文言遺集·蔡治民傳贊》；其於船山先生，則曰：“足下（按：指許評）才高，不可不濟之以學，且宜留心經世之術，船山一導師也”見《金松岑先生手札·致許生書》。書作於一九四二年立春之日，時光華大學解體，先生歸隱吳門之後。該項“手札”藏上海圖書館。又按：《行狀》與王《跋》不合，未知孰是？

一九〇三年癸卯 光緒二十九年 三十歲

先生譯和文《三十三年落花夢》成。此書與《女界鐘》、《自由血》，當時流行既少，今殆成“孤本”，因各系《提要》作簡介。

[提要] 《三十三年落花夢》，著者：宮崎寅藏，校刊者：K. A.（友仁按：即“金一”之英文名字），中國研究社版，上海圖書館藏有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五月第三版本，有中山先生序文一篇，以寅藏方之爲東海俠客號虬髯公者，助世民以成李唐



一代大業（文收入《中山全書》第四冊）。並有《陳白君嘗贈琵琶，并題詞》兩首。其詞云：“一，流落潯陽婦，冰弦訴別情。吳門乞食客，亦作洞簫聲。二，英雄漂薄紅顏老，同抱餘情委秋草。贈爾琵琶作伴遊，一撥十年長潦倒”。或謂此系章太炎先生所作，待考。是書為著者自傳體小說，從首章《落花夢醒》至卒章《唱落花歌》共二十八章，寫其三十三年中思想演變及跟隨中山先生倡導之“支那革命”活動經歷。全書上半部充滿着少年剛銳之氣；後半部，即在革命低潮時期，籠罩着頹廢主義色彩。唯其中保留着一些歷史資料，如：孫中山與黃克強（興）之相識於東京，從而組織“同盟會”，由宮崎為之紹介，因康有為之構，與中山先生同坐新加坡獄；孫中山與康有為之關係（在書中，孫、康各有專章論述）；孫中山與李鴻章與香港太守（即“總督”）間“南方革命”的一些設想；以及“惠州革命”（1900年）失敗之始末，紀述至詳，頗具辛亥革命前夜之歷史文獻價值。至其對孫中山與康有為之分析，尤見作者用心之深，目光之銳利也。

友仁按：宮崎寅藏（1870—1922），一名“虎藏”別號“白浪庵滔天”，系日本激進自由主義者。曾任“中國革命同盟會”日本全權委員，專職辦理與日本交涉工作，并參與《民報》社各種機密。後來，又主辦《革命評論》，積極宣傳“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合一，革命必須有體系”的主張。畢生追隨中山先生，忠貞不移。後人輯有《宮崎寅藏全集》。《三十三年の夢》日文本出版於一九〇二年，此書對辛亥革命影響殊鉅。次年，中譯本有黃中黃（即章士釗）之《孫中山》與金一（英文名為K. A.，即金松岑，又名天翹，曾資助《革命軍》出版之鄭容密友）之《三十三年落花夢》（本節主要輯自香港《開卷》一九七九年一月第三期所刊林臻《有關宮崎寅藏的一些資料》及該刊三月第五期所載黎活仁《魯迅初會宮崎滔天的新資料》兩文）。又案：上海圖書館館藏，另有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之“重譯本”，校刊者署名P. Y.，并有《重印贅言》一篇，刊《立例》四條。最後有言：“譯者疏於和文，助其不逮者，薛君螭龍之力為多，不敢掠美，謹志於此”。其書名、章節、內容兩本（與金譯本）全同。

三月，太炎先生歸自日本，旋返鄉里。《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春（案：原作“秋”），蔡元培先生創一所新學校，即“愛國學社”，提倡民權，宣傳排滿革命，并施軍事訓練。其間，蔡與社中教師輪流為《蘇報》撰稿。《民國人物傳》

先生間出上海，與“愛國學社”蔡元培、章太炎、鄒威丹（容）、吳稚暉游。後暉吳下李思敏慎齋，抵掌論革命，用文字相鼓騰。《行狀》及《墓表》友仁按：此與《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合，與《天放樓文言遺集·蔡治民（1875—1934）傳》亦合。《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云：“清翰林院編修山陰蔡元培鶴癩初爲上海南洋公學教員，余因友人蔣智由觀雲識之。會公學生與任事者交惡，相率退學。鶴癩就租界設‘愛國學社’處之。招余講論，多述明清興廢之事，意不在學也。溥泉與巴人鄒容威丹自日本歸，長沙章士釗行嚴亦來，三人皆年少英發，余以弟畜之。威丹著書稱《革命軍》，屬余爲序；行嚴亦就《蘇報》昌言革命，學社諸子又時會林下演說，遠近和者浸衆。適康有爲騰書主君主立憲，力護清虜，余作書駁之。侵尋聞於清廷，清廷責兩江總督魏光燾不覺察，甚厲。光燾遣候補道俞明震赴上海查辦。余與威丹就逮，羈繫租界，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雖無効，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聲氣大盛矣。（案：以下爲一九〇四年事）羈繫逾歲，獄猶未決，清廷復要各國公使雜治。是年三月，上海縣知縣赴會審公廨，攝余與威丹聽判。知縣宣讀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判文：‘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許以羈繫時日作抵，期滿後不得駐上海租界’。時清廷自處原告，故不得不假判決於各國公使，然自是革命黨與清廷居然有敵國之勢矣。聽畢，入外人所置獄中”。《蔡治氏傳》云：“清政不綱，海內外志士咸思光復舊物。蔡子民、吳稚暉、章太炎等組織中國教育會於上海。子民招余襄會事，余挈君（案：即蔡寅治民）與陶佐虞、柳亞子往，三人者入愛國學社肄業。學校中有學生會，擁稚暉爲領袖，時時檢攝他學生之行止。太炎與余同室處，而《革命軍》著作者巴縣鄒容威丹與余同室臥。君與陶、柳二子早晚輒就余，因與太炎、威丹交，太炎奇賞亞子及君。而學生會揭示戒諸生勿往來中國教育會治事室，君與余跡稍疏，太炎意不平。平陽宋恕燕生來視太炎，夜臥，又與余對榻，雨夜漏漬其牀帳，明日病，因大詬。稚暉及其操縱學生事，太炎滋不悅於稚暉。學生多隸籍中國教育會，月納會員金，愛國學社爲中國教育會附設事業，不徵房屋租賃金，學生既與教育會浸有隙，靳納會費。教育會例會，稚暉、子民及諸學生不應召。太炎曰：‘學生踞學社，不務儲能爲國用，日夕相與論議結黨，援以本會抗，學社之不復爲本社有，明甚。雖然，不可以遽絕之也，宜以書警之，能幡然悟則善矣，不然并削諸學生籍’。於是，

自爲書，限二十四小時答復。復不至，再展二十四小時，不復如前，乃議決削學生會員籍。於是，學生數十人奪治事室門而進。爲首者，章行嚴之弟陶嚴，舉掌欲批太炎，太炎色不變。而行嚴已躍入，訶曰：“咄！豎子，奈何輒犯先生！”盡驅而出，已亦不回顧。於是，清廷已下令江督魏光燾名捕諸志士。諸志士顧自誑。租界領袖領事比領事薛西爾勸子民等出國。獨太炎，約威丹慷慨出，就獄。余與三子歸里，釀金，廷辯護士英人瓊斯出任辯護於會審公廨……”

八月，《女界鐘》出版。

〔提要〕《女界鐘》著者：愛自由者金一。光緒二十九年（1903），上海大同書局版，總發行所是愛國女學校。全書連同《小引》及《後記》（柳人權撰）共十一節。重點在第二節《女子之道德》、第五節《女子教育之方法》及第七節《女子參與政治》各節。總的思想是代女子爭取受教育及參政之權利。其駁斥“女子無才便是德”，貶之曰：“此不祥之言也，是二百兆男子化身祖龍，襲愚民坑儒之手段，以毒世者也。”其在教育一節，有云：“然則中國之教育如何？我敢直言而不諱之曰奴隸。……女子者奴之奴也。”“救奴隸之方法如何？曰：惟教育。”其在女子參與政治一節，則曰：“二十世紀女權之問題，議政之問題也”。駁斥反對女子參政之說，猶如投槍七首，銳不可當。凡此數數，在清帝國封建統治下能發此激烈之言論，其非時代之黃鐘大呂乎。其思想之導源，蓋自彌勒·斯賓塞及巴克寧等諸氏之學說也。

友仁按：“愛國女學校”又名“愛國女學社”，簡稱“愛國女學”或“愛國女校”，成立於“愛國學社”之後，均由中國教育會（上海之革命團體）會員擔任辦理之責。據湯志鈞兄《章太炎年譜長編》。又，柳人權即柳亞子先生。

十月，《孽海花》第一、第二兩回在日本東京發行之《江蘇》雜誌（第八期）刊佈，署名“麒麟”。先生答其門生范烟橋先生問：“當時各省留日學生頗有刊物，如《浙江潮》。而《江蘇》所需余之作品，乃論著與小說。余以中國方注意於俄羅斯之外交（友仁按：在日俄戰爭前夜，帝俄對我東北三省虎視眈眈），各地有‘對俄同志會’之組織，故以使俄之洪文卿爲主角，以賽金花爲配角，蓋有時代爲



背景，非隨意拉湊也！余作六回而輟。常熟丁芝孫、徐念慈、曾孟樸（1872—1935）創‘小說林書社’；商之余，以小說非余所喜，故任孟樸續之。第一、第二兩回原文保存者較多。其預定之六十回目，乃余與孟樸共同酌定之”。轉引魏紹昌兄所輯《“孽海花”資料·金松岑“談孽海花”》一文。友仁按：此與《曾孟樸年譜》合。是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現行本，連同“附錄”五回共三十五回本是足本。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列為晚清四部譴責小說之一。

冬，蔡元培先生參與創辦《俄事警聞》報（後改名為《警鐘》日報），反對帝俄侵略我東三省，介紹俄國虛無黨史，意在鼓吹革命。《民國人物傳》

先生於章、鄒被捕後歸故里，仍主學校事。《行狀》及《墓表》友仁按：據《鄒容致蔡寅親筆信》（原件書影刊《人民日報》1981年10月6日第五版）云：“治民志士足下：讀致杖公（按：即太炎先生）書，及金松岑君來，奉聞近狀。念夏初時，在愛國學社相與快論，不無生感。歲月逼人，羈此又將卒歲也。比來，老大支那瓜分之說，嘩囂尤甚，亡國之民，同茲慨忿。偽政府（按：指清朝政府）擅敢以吾族血土再拜敬獻於列國皇帝統領陛下之前，徒恨我柔脆奴隸之漢種只能坐視其盜賣不思一抗耳！今者海內大義日益昌明，我神聖文武之皇祖或眷其胤，親愛之同胞同德一心，而又加以吾同志之自持不退，終必有俎醢此五百萬蠻族之一日。獄事問松岑即知，不具述。專此，敬問起居，弟鄒容頓首。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編者按：此信寫於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即鄒容入獄後四個多月）。此與上文“釀金，廷瓊斯出任辯護於會審公廨”，可證先生於章、鄒獄事，既往西牢探視，復多方營救，志士風義，概可見焉。

一九〇四年甲辰 光緒三十年 三十一歲

日俄戰爭，帝俄敗。其在我東北之利益全為日帝所攫。

元旦，蔡元培先生受西方無政府主義影響，發表小說《新年夢》，宣揚廢財產，廢婚姻主張。《民國人物傳》

三月，《自由血》出版。

〔提要〕《自由血》，編者金一。於一九〇四年由上海鏡今書局發行。全書除《緒言》與《結論》外，共八章，實一虛無主義之運動史也。諸凡虛無主義之起源（在於帝制之壓抑與百姓之窮困），運動之歷史及其組織等均有專章論述。尤其詳者，對虛無黨之導師如赫辰、恰爾乃西武、巴克寧及女傑韋露、蘇菲亞、海富孟

都各有專傳。其立說之思想導源在法國十八世紀之大革命，推翻專制政治而為立憲，以爭取民主自由也。書記俄國亞力山大第三及尼古拉二世之政事，其隱射則在清帝國之獨裁；其目的在於“不自由，毋寧死”，以鮮血而爭自由。故其《結論》，發憤而怒曰：“意者克里米亞之往例，加利達溝之凶聞，霹靂一聲，復傳於世界乎。而吾民之革命者何如矣？唱獨立者又何如矣？對修羅之場，而如演美劇，因泥犁之獄，而謂游公園。則吾不如磨刀於庭，積薪於巷，埋藥於城，取四萬萬奴隸之同胞，而自刃死、燒死、炸死之為愈也，亦自由之血也。”其言倡於俄國政局動盪，萬古未有、萬國聳聽之際，其膽識與魄力為何如耶。



一九〇六年丙午 光緒三十二年 三十三歲

五月，章太炎先生期滿出獄，即赴日本東京入同盟會，任該會機關刊物《民報》（1905年創辦）編輯。先是，於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鄒容瘐死獄中，年二十有一。《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及《章太炎年譜長編》

一九一〇年庚戌 宣統二年 三十七歲

仲夏，《文譜》（造句部份）稿成，署名“金城”。

一九一一年辛亥 宣統三年 三十八歲

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先生有《辛亥紀事》詩七律五首紀其事。《天放樓詩集》友仁按：詩作於次年。

秋，移家蘇城，賃居濂溪坊；并講學，二王（佩誨、欣夫）從游。據《詩集·王廢基》詩自注及《天放樓文言·天放樓藏書日記》。

是年之前，師章式之（鈺）先生受史學。友仁按：據章鈺先生《寫記》（附於費樹蔚先生所撰《劉子正康五十九歲贈言》之後）云：“辛亥後，鈺以故里無家，僑居天津北郊”。

一九一二年壬子 中華民國元年 三十九歲

膺選為江蘇省省議員，講學如故。《墓表》友仁按：與《曾孟樸年譜》合。

一九一三年癸丑 民國二年 四十歲

是年之前，師事曹復禮（元弼）先生受荀虞《易》、鄭氏《禮·喪服》。《文言·答孔笙三書》書云：“少觀史傳，喜談河渠兵事，其於經術，通章句，不信守家法，固已濶略矣。嘗病博涉不爲純儒。近者執贄曹先生之門，先生東南一大儒也。北面從受荀虞《易》、鄭氏《禮·喪服》。痛自催鋤任俠之氣，思爲五經學究以自慰。雖年躋強任，而宦達之願已虛。一旦舍所學以從政，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竊以是爲凜凜也。”友仁按：觀此，先生之學術思想於是年爲一大變。與廖季平先生（按：廖爲康有爲師）游山東曲阜，登泰岱等，皆有詩紀。《天放樓詩集》

附五古一首：寄廖季平先生成都

大道寂不語，聖者天喙鳴。詩禮闕孤塚，發之賢愚驚。
 天壤着百家，虛空綴繁星。東魯卓日觀，燄燄光天庭。
 尊孔攬羣賢，鉅細包六經。絕學樹堅壘，高座闡大乘。
 四變達位有，泛濫窮滄溟。巴蜀挺此豪，十載饒儀型。
 一朝得捧手，挈之東魯行。巖巖訪岱宗，大河當前橫。
 栖栖滯闕里，接席多豪英。經筵推祭酒，胡床獅子憑。
 翻轉大千案，舌辯波瀾生。聽者三日聾，奔走如中醒。
 日通天教主，海外馳聲名(-)。窮秋動歸思，驅車下彭城；
 諸生遮不留，惆悵難爲情(-)。過江暫別去，風笛吹離亭。
 十日書復來，書來告行程。巴船整帆索，布被秋風輕。
 蜀道青天難，我老惜頽齡。及此重握手，他生再合并。
 奉命走滬江，江上寒潮聲；寒潮送君去，漢臬駐行旌。
 尚復記阿蒙，書來話生平。仲冬天雨霜，上水過夷陵。
 定知瞿塘峽，水縮石凌兢。峨峨錦官城，門生當郊迎。
 夜觴跋燭淚，秋子鼓棋枰。禮堂寫述作，下帷筆不停。
 蜀漢車軌同，西行當擔簦。來上夫子堂，清酒假三升。
 奮髯抵王霸，脫屣輕公卿。青城峨眉秀，撰杖吾猶能。
 自注：(-)孔教大會，德人自青島來觀。

(-)下邳劉靜幾仁航在徐邀先生稍留，不允。

一九一四年甲辰 民國三年 四十一歲

夏，重游山東濟南，與潘馨航（復）先生訂交大明湖。潘亦究心河渠溝洫之用，曾長全國水利局。《文言·河套新編序》，并有詩紀其事，見《天放樓詩集》。

附七古一首：濟寧贈潘馨航（復）

君不見，謫仙人去今有樓，乃在濟寧城上頭，酒魂一醉經千秋。至今，濟寧名酒傾中國，潑眼先醉紅霞色；我來濟寧作過客，三日樓頭浮大白；主人情濃如酒德，不飲忽忽醉一石。去年撥棹游明湖，濟南名士交襟裙；龍華會上傾城妹，白皙乃無鬚鬚；神寒骨重真瑤瑤，愧我江南山澤驩；別來一月三寄書，長圖莫展心煩紆。乃今復稅濟寧車，酒邊飽啖黃河魚；河來西境截汶趨，汶水倒漾沉田廬。主人欲障狂瀾走，潘氏由來治河手；我恨濟川才無有，但解樽前笑開口。將離花開天南風，任城開口波溶溶，沙頭玉瓶今已空，濟寧之游三日終，濟寧之酒玫瑰紅。

一九一五年乙卯 民國四年 四十二歲

袁世凱復辟帝制，改號“洪憲”。中山先生發佈《討袁檄文》。十二月，蔡鍔在雲南起義，宣布獨立，組織“護國軍”討袁。各省紛紛響應。次年三月，袁被迫撤銷帝制，旋，病死。《民國人物傳》友仁按：先生有詩紀之，見《天放樓詩集》。陳獨秀主編《新青年》創刊，提出民主和科學，提倡新文化、白話文、掀起“新文化運動”。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

一九一七年丁巳 民國六年 四十四歲

與高吹萬先生同游北平，登長城，皆有詩紀，見《天放樓詩集》。
十一月七日，俄國爆發“十月（俄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

一九一九年己未 民國八年 四十六歲

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五千餘人，在天安門集會，舉行遊行示威，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後來發展成爲全國範圍內工商學聯合的革命運動。首先起來反對《巴黎和約》簽字的是中國留法學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

一九二〇年庚申 民國九年 四十七歲

是年，有《呈曹師》詩一首。《天放樓詩集》友仁按：即曹復禮先生。

附原詩五律一首：

六藝存王道，三綱挈大倫。潯陽晉遺彥，高密漢經神。麟鳳關興廢，龍蛇有

屈伸。斯文天眷在，名世待何人。

一九二一年辛酉 民國十年 四十八歲

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成立。

太湖水利委員會成立，先生與宜興儲南強先生爲代表，并舉崇明王清穆先生爲首，先生以長僚佐機宜。《行狀》

一九二二年壬戌 民國十一年 四十九歲

《天放樓詩集》（上、下）鉛槧行世。

一九二三年癸亥 民國十二年 五十歲

掌吳江縣教育局凡兩載。《墓表》

一九二七年丁卯 民國十六年 五十四歲

《天放樓文言》（上、下）、《天放樓詩續集》（一冊）刊行。

任江南水利局局長，期歲代去，乃悉力於講學著述。《墓表》

康有爲（1858—1927）先生卒。次年，先生有詩弔之。《天放樓詩續集》

附七律一首：康莊弔南海先生（一）

康老胡雛月窟生（二），矯揉儒墨助縱橫。

高談王霸張三世，亡命江湖踴大瀛。

新法早師王介甫，古懷晚託趙明誠。

草堂萬木家何在，占定西湖夕照傾。

自注：（一）莊在焦石鳴琴上方。

（二）用太白成語。

友仁按：一八九一年，康有爲在廣州設“萬木草堂”開始講學，據《民國人物傳》

一九二八年戊辰 民國十七年 五十五歲

與李印泉（根源）先生訂交。《行狀》

一九三一年辛未 民國二十年 五十八歲

日帝國發動侵華“九一八事件”。

與陳石遺（衍）先生訂交。《天放樓詩續集·陳序》友仁按：是年，石遺先生七十有六歲，卜宅蘇垣。先生有詩紀之。《天放樓詩續集》

傅元叔（增湘）先生是年六十生辰，索詩，先生有詩贈之。《天放樓詩續集》

一九三二年壬申 民國二十一年 五十九歲

日帝發動“一二八事件”，突然進攻上海。

《天放樓詩續集》（一冊）、《天放樓續文言》（一冊）刊行。

夏，國學會成立，張仲仁（一磨）先生為會長，李印泉、陳石遺兩先生副之。先生與太炎先生迭主講學。“其講學喜臚史事成敗，傳會經義，不媿為章句音詰，必推本器識，極於開物成務之能而寓諸庸”。《行狀》友仁按：本節與《章太炎年譜長編》合。太炎先生自滬游蘇講學，由先生馳函聘請。次年，太炎先生撰《國學會會刊宣言》（收入章氏《文錄續編》卷三上）。

一九三三年癸酉 民國二十二年 六十歲

《天放樓續文言》（即《皖志列傳選存》二冊）刊行。

游香港，海防等，皆有詩記。《天放樓詩季集》

一九三四年甲戌 民國二十三年 六十一歲

秋，太炎先生由上海遷居蘇州。《章太炎年譜長編》

十月，紅軍突圍北上抗日，舉行震驚世界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於次年十月到達陝西革命根據地延安。《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

章氏國學講習會成立，太炎先生主講。《行狀》

日本詩僧大谷湖峯自北平來訪，臨別索詩。《天放樓詩季集》

附贈詩七律一首：

冷雨敲門夜索詩，海東文暢好文辭。相從梅嶼欹雙笠，小坐湖亭泛百卮。

棋局偏逢人事劫，利竿云仗佛恩支。君看吳楚青山影，若箇低徊相國祠。

一九三六年丙子 民國二十五年 六十三歲

《皖志列傳稿》（八冊）鉛槧行世。

太炎先生卒。先生撰《祭太炎文》。《天放樓文言遺集》

附原文：

吾胡悲乎？吾悲不及見吉之人，得見夫子兮吾情聿申。繫吾年之逾冠兮，遵枉渚而采江籬。連修塗其東邁兮，得接夫子之光儀。眇玄雲其蔽空兮，呪燭龍為我驅之。群靈雜遝以交轅兮，駭文采之陸離。塊獨長吟而擁鼻兮，指嵇阮以為期。夫惟聖哲之勵行兮，同心而合德。胡中道之睽孤兮，寇張弧而內相賊。驚長魚之去壑兮，掉鬣尾於遠洋。子獨憤惋而擲憤兮，神采毅以激揚。

吾膏澣血於鬪土兮，踵前修爲鬼雄。偉鄒生（按：指鄒容）之相逐兮，藐不思夫故邦。恨吾名不挂黨籍兮，歸獨臥乎江之滄。亦稍知騰踏之非善術兮，關廣居於吾心。曩夫子之見許兮，謂貞雅其有度。一星終而相覲兮，慶皇輿之得路。竊悲朝政之水火兮，卒相詰以戎兵。愍夫子之龍性兮，又見譏於佯狂。鳳不翔於千仞兮，隕德輝於幽都。終鐵羽而名立兮，執臧否以繩當塗。作上客於群侯兮，雜流並進以充閭。直節耿而不同兮，眡講藝以爲亨衢。步三惠之芳躅兮，相華棟於勾吳。維茲業之艱鉅兮，求瑰材斯克承。鬱衆芳之歲莠兮，待英絕起而中興。懿吾邦之文物兮，劇驂過而透遲。接夫子之嗚嗟兮，榮觀絕於當世。惟嘉會之衍樂兮，曠百年而得舉。竊怪夫子之悵悵兮，塊若悒悒而無與語。吾方揚舲而泝峽兮，歸弭節於鄂渚。傳斯人之撤瑟兮，使我對賓筵而失七箸。粵斯藝之垂絕兮，自同、光而已然。得夫子之投袂兮，挽赫曦燿照起於虞淵。學術古有升降兮，逐當世治亂爲推移。祝夫子之誕降兮，使安定橫渠得見於來茲。國葬渺其無日兮，曷不輿輓以傍青田（自注：太炎生時云，死葬劉誠意墓側）？荷平生之久要兮，庶幾舛於茲筵。友仁按：或曰，太炎先生遺命，死葬張蒼水墓旁。今葬於斯（在西子湖畔）。

一九三七年丁丑 民國二十六年 六十四歲

抗日戰爭開始。先，於七月七日，日軍炮轟蘆溝橋；繼，於八月十三日，突進攻上海。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政府被迫抗日。

李印泉先生離蘇州，走滇西。《行狀》 友仁按：一九三九年，先生有《人日懷人詩》，見《天放樓詩季集》。

附詩：

卸甲歸來學課耕，風花捲顧闔閭城。朋歡席散風雲起，老作邊關萬里行。
張仲仁先生由滬轉渝，創建“老子軍”，被勤阻，未成。

友仁按：一九三九年，先生亦有《懷人詩》紀其事，見《天放樓詩季集》。

附詩：

高吟健步賊中來，老子軍孤意未摧。認取蒼髯老文學，書成閣署古紅梅。
友仁按：仲仁先生著有《紅梅閣筆記》

一九三八年戊寅 民國二十七年 六十五歲

六月，陳石遺先生卒。先生撰《祭陳石遺先生文》《天放樓文言遺集》 友仁按：

《辭海》(修訂本)石遺先生卒年作“一九三七年”，差一年。

春，先生避亂居滬，應聘任光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行狀》及《墓表》

一九四〇年庚辰 民國二十九年 六十七歲

借王佩誨先生藏書《宋六十家詞》，隨讀隨批，成《詞林擷雋》一卷，有清稿，未刊行。友仁按：此系詞話，同王靜安先生《人間詞話》，量少質精，曾錄副加註，“文革”中，被抄沒。

一九四一年辛巳 民國三十年 六十八歲

十二月八日，日軍襲擊美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起。上海租界被日軍佔據，光華大學解體，先生歸吳門，居濂溪坊。《行狀》

一九四二年壬午 民國三十一年 六十九歲

先生歸蘇州後，喜讀《莊子集釋》，《東坡詩集》及《讀“通鑑”論》諸書。成《巨荀》、《廣戴》(上、下)、《廣戴釋問》諸篇。友仁按：是為先生後四十年學術思想之總結，亦為其整個哲學思想體系之所在。其於《巨荀》篇，有言：“蓋人能弘道，古之聖賢其不可傳者死矣。作之君，而從周道焉；作之師，而隆禮義焉。荀子之說，吾未見其與孔氏忤也。荀不與孔氏忤，而其言往往自為忤，則出於其徒李斯之竄易也”。其於《廣戴》上、下篇，有言：“宋儒嚴理欲之辨，東原以為理析乎情欲之微，而位乎欲與情之次，既不以為天與我，尤不許其無私欲而有天理者之為仁。故曰：‘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此其言之至美而無疵者也”。又曰：“東原之言之最不謹者，莫如誤誦《樂記》，置欲於情之先。《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自古無有性、欲對舉，以欲為性之流”。又引荀卿之言，“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自注：性與情、欲之次第，荀子不亂)”。終結之曰：“術之不謹，可以致人類於滅絕。……欲崇而節隨以墮，則摧毀理欲，禍亦中於人國，此其果清季實受之，是豈東原之所及計哉”。故先生之“著書立說，言性命、稱仁義、極治亂，以倡明全體大用之學”(《天放樓文言季集·祁跋》，其在斯歟？！

一九四三年癸未 民國三十二年 七十歲

九月，畫師袁幼辛(雪菴)先生卒。先生有《祭袁幼辛師文》，刊《天放樓文言遺集》。

一九四五年乙酉 民國三十四年 七十二歲

春，同翰卒。

秋，抗日戰爭勝利。友仁按：先生自一九三七年起至一九四五年止，八年中共作《新樂府》六十二首，多紀時事，多寫生民之疾苦，其猶樂天之所謂“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之遺意也。

附新樂府一首：艱食歎(一)

蒙莊貸粟監河愁，陶令嗜酒累交游。年飢世亂飲啄儉，
豚蹄未許千金求(二)。三魚貫柳索值萬(三)，坐看漁婦壓擔頭。
江北果油道阻梗(四)，菜油獨霸無匹儔(五)。糖霜遠自臺疆至，
價若寒潮漲未休(六)。甜瓜乳菽至纖屑，十月三貴氣益適。
固知茹素亦不易，何況薪炭勞綢繆(七)。曩年學舍因藜藿，
門生挈榼進庶羞(八)。海上歸來強支柱，亦仗田穀能豐收。
今秋交子勢大跌，幣虛貨實理不侔。空手造錢百物沸(九)，
舉箸日日費運籌。七年疆忍不舉債，而今署券顏無羞。
客來勸我營貨殖，我念陵棲不善泐(十)。章縫可改質難化，
只辦弦歌嘯傲輕王侯。終然朋舊起慰藉，瞻生所闕時雜投。
亦幸江關詞賦老，硯田瘠薄今有秋。未知明年世態更何似？
乾坤雖大，吾道其悠悠(十一)。

自注：(一)曩賦《葫蘆腰》、《搜粟尉》諸樂府，今復瑣瑣述物價，亦備異日志食貨者考焉。時甲申冬也。(二)每肘千五百元。(三)青魚之巨者。(四)花生油。(五)菜子以根括，故無餘存者，每擔四萬四千元。(六)春間每斤一百八十元，秋間，四、五百、今至一千八百矣。(七)薪每擔千五百元，樹柴每擔二千元，煤每擔二千八百元。(八)光華大學。(九)以收軍米故，紙幣增發二十萬萬。而偽儲備銀行得自出本票五十一萬、一、二百萬通行市面。(十)《莊子·達生篇》語。(十一)上海米漲至六萬元，跌四萬五千。蘇州二萬四千。附志於此。

一九四六年丙戌 民國三十五年 七十三歲

七月，國共分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

一九四七年丁亥 民國三十六年 七十四歲

一月十日（合農曆丙戌歲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以疾捐館於蘇州濂溪坊。友仁按：先生居蘇州，自濂溪坊而醋庫巷，而天燈巷，而新橋巷，最後仍居於濂溪坊。捐館後，其門人王欣夫先生等爲之輯錄而刊行者有《天放樓詩季集》、《天放樓文言遺集》（1947年鉛行）及《鶴舫中年政論》（1948年鉛行）三種。待訪者五種：《摩哈麥德傳》（一冊，鉛印本）、《孤根集》（1—4冊，鉛印本）及《元史紀事本末補》、《清三大儒學粹》《詞林擷雋》（皆未刊行）等。

* 本譜紀事月日，除少數如“十一、七”、“五、四”、“七、一”、“十二、八”等外，率皆用原書農曆。所及諸前輩，或用名，或用字、號，以熟知者爲是。此譜倉卒成稿，疏漏舛誤，在所難免，亟望海內外學術界謬正焉。

友 仁 附 記

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於上海

(Yáng Yǒurén)